

同声传译的口语性特征及其对口译教学的启示

——以电视同传为例

宋姝娴^{1,2}, 李德超²

(1. 曲阜师范大学 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2. 香港理工大学 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999077)

摘要: 文章分析了职业译员电视直播同传译语的口语性特征,通过系统标注与分析同传译语中的修正、重复、错误启动、填充与静默停顿现象,考察英汉同传译语口语性特征的表现及成因。研究发现:电视同传译语各非流利类型中,修正比例最高,填充停顿次之,重复和错误启动极少;电视同传译语修正频率远低于标准会议口译同传译语;译语中时长在1~3秒范围内的静默停顿比例较原语增加,静默停顿的位置多位于句前和子句开头的句法分界处,词组内与并列词组间静默停顿的比例较原语降低。这些口语性特征既是同声传译在线认知加工的需要,也凸显了电视同传流利性、音画一致性、信息简洁准确等职业要求,体现了媒体传译的口译规范。对口语性特征的探究有助于加深对同声传译认知加工过程的了解,深化对媒体传译职业形式的认识,同时对口译教学也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同声传译;口语性特征;非流利;停顿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1)02-0086-06

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orality features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SI)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SI performance in a live TV event. By systematically annotating and analyzing repairs, repetitions, false starts, filled and unfilled pauses in the interpreted output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repairs rank the highest among types of disfluencies in the SI output, followed by filled pauses, repetitions and false starts. The frequency of repairs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standard conference SI performance. The ratio of silent pauses within the range of 1-3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ource speech. Most silent pauses occur at syntactic boundaries, such as before sentences or before clauses, and the ratio of silent pauses within phrases and between parallel structures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ource speech. These orality features are the result of onlin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by interpreters. While reflecting the norms of media interpreting at work, these features embody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of media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standards of fluency, synchronization of sound and image, and accuracy and conciseness of message. The present exploration into orality features could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SI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media interpreting as a unique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form.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for interpreting training.

Key words: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orality features; disfluencies; pauses

1. 引言

口译的口语性(orality)被巴黎释义派视为真正意义口译的先决条件,它强调口译的即席性(Pöchhacker 2004),是口译产品区别于笔译产品的突出特征,也是对口译认知过程、口译策略、口译规范与风格等课题进行深入考察的窗口(齐涛云、杨承淑 2020)。一直以来,对口译产品的研究更多关注口译产出的语言与内容,如赵硕(2018)对英汉口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特点的探讨,而对口译口语性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电视同传,作为媒体传译的典型形式,因其媒介的特殊性对译语表达有更严苛的要求,尤其凸显了同声传译的口语性特征。在新时期,口译培训应如何适应媒体传译的要求,培养专业化

口译人才,亦是值得探讨的议题。

本研究选取电视直播同传语料为研究对象,借助Elan 5.2软件对译语中的非流利和停顿现象进行系统标注和分析,探究同声传译口语性特征的表现及其成因,以加深对同声传译认知加工过程的了解,深化对媒体传译职业形式的认识,并探讨其对口译教学的启示。

2. 研究背景

2.1 同声传译的口语性

同声传译的口语性特征是口译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Kurz 1993; Moser 1996; Pöchhacker 2012),直接影响听众的阅听感受。口语性与口译产出最直接相关的是译员言语计划的局限性,它在口译产品中体现为迟疑或非

流利现象(Pöchhacker 2004)。非流利现象指的是“在时定、韵律和语序等方面明显区别于流利话语的口语产出”(杨军 2004:279),表现为译员通常会中断语流并且对一段话语不添加新的命题内容(Gósy 2007)。口译中的非流利现象体现口译的认知加工过程,体现了词汇、句法的不确定性、言语计划和言语产出问题导致的认知负荷问题(Shreve *et al.* 2011)。研究者对同传中非流利现象的分类不尽一致(Bakti 2009; Bendazzoli *et al.* 2011; Cecot 2001; Tissi 2000),主要包括:重复、修正、错误启动、填充停顿等类型。非流利重复指的是各重复部分在同一句子中直接相连的、完全相同内容的重复,但不包括起强调等作用的修辞性重复或语篇中的指称性重复(杨军 2004:281)。修正指说话者的自我改正,通常指译员在修正过程中保留口译中一些言语成分的同时,又改变一个或多个其他言语成分,如词语的替换、省略或插入(Shriberg 1994)。错误启动指译员在说出部分言语后放弃或者以某种方式重说该部分言语(Foster *et al.* 2000)。停顿是言语产出的必要组成部分,分为填充停顿和静默停顿(杨军 2004)。填充停顿一般包括“嗯”“啊”等填充词,以及音节或词的拖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话语非流利类型。静默停顿在语言产出中发挥交际性、功能性或犹豫性作用(Cecot 2001)。静默停顿不一定是非流利的,但它是口语性特征的重要体现。

目前对口译中口语性特征的研究主要涉及不同非流利类型和停顿的特征与分布(Bakti 2009; Bendazzoli *et al.* 2011; Cecot 2001; Petite 2003; Pöchhacker 1995; Tissi 2000; Tóth 2011),同传译语的音调、语调、口音等韵律特征(Ahrens 2005; Cheung 2013; Shlesinger 1994)等,口语性特征的成因、影响因素和对听众感知的影响。由于这些研究对不同的口语性特征,尤其是非流利类型分类不一,因而难以进行横向比较。另外,就研究对象而言,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实验语料或者标准会议口译的自然语料,对特定类型口译,如媒体传译口语性特征的研究关注不多。

2.2 媒体传译的特殊性

媒体传译是口译实践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可以从视听与多维度翻译的角度拓展口译研究的版图(Pöchhacker 2007)。媒体传译目前广泛应用于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等媒介,其中电视传译的影响远超过其他媒介(肖晓燕、李飞燕 2011)。媒体传译与标准情境的会议口译以及面对面交流有很大差异,有其特殊的要求与挑战(Mack 2002; Pöchhacker 1997; Straniero-Sergio 2003)。部分研究者认为媒体传译是更严苛条件下的会议口译(Gile 2011),它要求译者采用有别于传统口译情境的策略,需要译员具备额外的资质,是一种新型的职业形式(曲强 2016)。但与其他情境的口译相比,对媒体传译的研究相当缺乏,对它与其他类型口译在口语性特征方面差异的研究也不够深入(Mack 2002; Straniero-Sergio 2003)。

过往对媒体传译的研究主要涉及此类传译的特征(Kurz 2002; 曲强 2016),用户对媒体传译的期待与评价(Kurz 2001),译语的语言、内容以及文化因素(Gile 2011; Pöchhacker 2007; 王斌华、古煜奎 2014; 路邈、孙莹 2017),媒体手语传译的质量(Steiner 1998; 肖晓燕、李飞燕 2011)等。Pöchhacker(1997)为少数探究媒体传译口语性特征的学者之一。他考察了克林顿一场演讲的英—德电视同传语料,从声音、表达的流利性、连贯性与一致性、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等方面对同传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为同传口语性特征的描述性分析,涵盖了停顿的时长与频率、语速、犹豫、错误启动、口误等现象。

Mack(2001)概括了媒体传译的三类主要困难: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异常、准备时间少、技术设备不足),媒体相关条件与要求(讲者交流与听众反馈缺乏、声音和话语表达风格要求严苛、听众群体庞大等),媒体传译信息处理的特殊要求(与原语时间差缩短、用语清晰简洁等)。Straniero-Sergio(2003)指出,媒体传译中原始语境的缺失带来了理想与现实中质量的差距,听众对原语内容的即时理解和对译语产出的即时接收,加之与画面的同步性要求是媒体传译面临的限制。此外,媒体传译过程中,讲者的声音大多仍以背景音的形式出现,不被译者声音完全掩盖,这就使观众能够即时检验译语的完整性与忠实性,原语为英语时尤甚(Katan & Straniero-Sergio 2003)。

对译者而言,媒体传译有其特别的挑战和限制,即口译产出不仅要达到会议口译的标准,还要符合广播媒体的职业要求(Pöchhacker 1997)。观众期待媒体译者的产出是完美的,大多以主持人的标准来评价媒体译者的表现,其中口译产出在听觉方面的辨识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Snelling *et al.* 1997)。就功能而言,媒体传译的功能以交际性为主,或者说保证信息交际的流畅甚至比话语内容本身更重要,因而术语的准确性不是此类言语行为唯一的交际功能(Straniero-Sergio 2003)。

3. 研究问题

本文以电视同传为例,聚焦媒体传译的口语性特征,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电视同传译语口语性特征中的主要非流利现象(修正、填充停顿、重复、错误启动)和静默停顿有何特征,是否符合观众对媒体传译的期待?2)电视同传译语口语性特征的成因和影响因素有哪些,对口译教学有何启示?

4. 研究方法

相对于实验法,口译实证研究方法中的观察法对现场口译活动的自然数据进行观察,可最大程度获得真实的口译现场数据,确保生态效度(Gile 2011)。本研究对

同声传译自然语料进行系统标注和分析,并将数据的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4.1 研究语料

本研究语料为四家电台的四位职业译员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职演讲的英译中电视直播同传。四家具有代表性的电台分别为香港凤凰卫视(Phoenix)、台湾TVBS电视台、美国VOA卫视和新唐人电视台(NTD)。特朗普就职演讲为政治类语篇,时长约16分钟,四家电台同传总时长约为63分钟。原演讲平均语速约为90词/分。因演讲中有多处时长较长的静默停顿,去除时长5秒以上的静默停顿(均为句间停顿,多为听众鼓掌处)后,调整语速约为110词/分。该演讲语速较慢,句式和词汇难度适中。

4.2 语料标注

本研究借助Elan 5.2软件对原演讲和四位职业译者的译语产出进行系统标注,实现画面、原语和译语同步,并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可视波形图,实现语料标注与声波信号同步,精确至1毫秒。基于过往对非流利现象的分类(Cecot 2001; Gósy 2007; Levelt 1983; Tissi 2000),本研究主要考察修正、重复、错误启动、填充停顿四种非流利现象以及静默停顿,共标注原演讲语段和同传译语语段约1,400个(每两个大于0.25秒的静默停顿之间的言语产出部分为一个语段)。原语标注分为文本与静默停顿两个层级,同传译语标注分为文本、非流利类型与静默停顿三个层级。鉴于静默停顿不一定为非流利现象,对其进行单独标注。原演讲中没有其他类型的非流利现象,因而仅两级标注。

5. 数据分析

5.1 非流利性特征分析

本语料中除静默停顿以外的非流利现象共116处。在四类非流利现象中,修正比重最大(52.38%),填充停顿(21.43%)与重复(16.67%)次之,错误启动(9.52%)最低。译员之间虽存在个人差异,但总分布趋势相似,多数译员译语产出中修正比例较高,填充停顿较少、重复和错误启动现象较为罕见。说明译员多数情况下能够做到对译语进行有效监控,保证译语流畅,符合媒体传译对流利性的要求。

本研究语料中电视同传译语的修正频率远低于标准国际会议同传译语,符合媒体传译的职业要求。本语料中修正的平均频率为0.8次/分,相比过往研究中会议口译语料的修正频率低得多。Petite(2005)的研究以八位职业译员在四场国际会议中B语—A语同传的真实语料为研究对象,考察修正现象及其动因。在时长超过80分钟的口译产出中共有171处修正,修正频率约为2.1次/分。

从修正类型分布来看,本研究语料中错误修正的比例(61.36%)远远超过了其他修正类型(恰当修正34.09%,不同信息修正4.55%)。本研究标注了恰当修正(A-repair)、

错误修正(E-repair)和不同信息修正(D-repair)三类修正(Levelt 1983)。恰当修正是为使译语信息更明确清晰、或在句法或词汇表达方面保持连贯而做出的修正;错误修正包括对语音、句法和词汇错误的修正;不同信息修正指当前信息被不同信息替代,是源自概念生成器的错误(Kormos 1999)。Petite(2005)研究中修正类型还增加了一类词内发音修正(mid-articulatory repair),本研究语料中没有出现此类修正。但本研究与Petite(2005)研究的修正分类是一致的,具有可比性。

填充停顿和非流利性重复,反映了译员对言语计划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听众的阅听感受。VOA卫视同传译语中填充停顿和重复所占比重稍高,其余三家电台同传译语中这两类非流利现象均很少出现。错误启动则是表达错误的直接体现,在译语中十分罕见,其中在凤凰卫视和NTD电视台的同传译语中都没有出现错误启动现象。这说明本研究语料中的电视同传译员能够对译语进行有效监控,符合媒体观众的期待。

5.2 静默停顿特征分析

鉴于静默停顿在口译产出中具有多重作用,不一定是非流利现象的体现,本研究对静默停顿单独标注,分析其时长与句法位置分布。过往研究中静默停顿的阈值不尽统一,本研究基于前人研究(Duez 1982; Goldman-Eisler 1967; Tissi 2000),选择0.25秒为静默停顿的最小值。所选语料同传译语中,静默停顿($\geq 0.25s$)总计950处,平均数量远少于原语(237.5 vs. 386),占总时长的比例也小于原语(39.8% vs. 43.4%)。标注数据显示,译语产出中,静默停顿的平均时长大于原语(1.7s vs. 1.2s)。这与Wang & Li(2015)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在新手和职业译员的中英同传产出中,译语中的停顿少于原语,但时长却更长。

5.2.1 静默停顿时长分布

同声传译过程中,译语产出中停顿的时长受制于原语的句法和节奏,同时取决于译员的在线加工过程,亦受到口译策略使用、双语语言差异和译员认知加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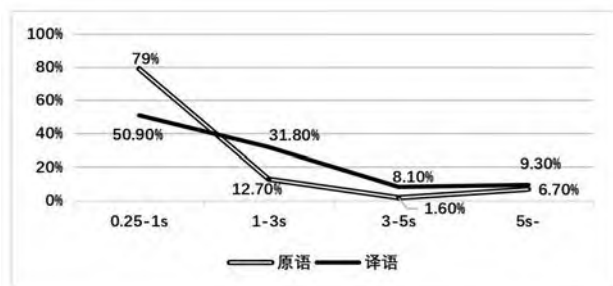


图1. 静默停顿时长分布

如图1所示,原语与译语中静默停顿的时长分布总体趋势基本一致,时长在0.25~1秒的静默停顿最多,1~3秒的静默停顿次之,3~5秒与5秒以上的静默停顿较少。译语中时长在0.25~1秒的静默停顿所占比例

(50.9%)显著低于原语(79.0%),但在1~3秒范围内的静默停顿比例(31.8%)明显高于原语(12.7%)。可见,译员大多将同传信息产出所需等待时间控制在3秒之内,这有助于保证译语流畅,并满足电视直播同传对即时性的要求。时长在3~5秒与5秒以上的静默停顿在口译产出中属于时长较长的停顿,多为句间停顿,在译语中的比例亦均高于原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对原语信息进行适当整合的体现。此外,静默停顿时间越长,译语与原语中不同时长静默停顿的比例差距越小,译语的停顿规律愈加接近原语,表明译语基本遵循了原语的韵律特征。

5.2.2 静默停顿句法位置

静默停顿在句中的句法位置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听众的阅听感受。根据静默停顿的句法位置,对本研究语料中静默停顿的位置按如下六种分类进行标注(Wang & Li 2015; 杨承淑、邓敏君 2011),即句前(S)、子句开头(C)、主语与述语间(P)、述语与宾语间(O)、并列词组间(L)、词组内(W),其中词组内停顿被认为是听众感知最不自然的一类(Mead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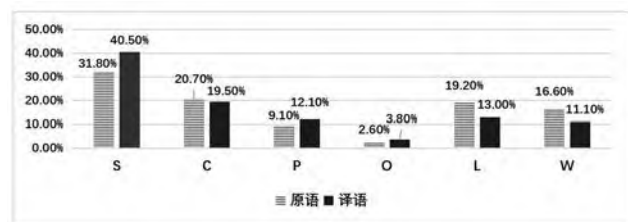


图2. 静默停顿的句法位置分布

如图2所示,无论是在原语还是译语中,发生在句法分界处,即句前(S)和子句开头(C)的静默停顿占一半以上,这与过往研究发现同传译语中停顿多发生在句子或子句前的结果一致(Wang & Li 2015; 杨承淑、邓敏君 2011)。译语中除位于子句开头(C)的静默停顿所占比例与原语接近外,位于句前(S)、主语与述语间(P)、述语与宾语间(O)的静默停顿比例均高于原语,并列词组间(L)与词组内(W)停顿在译语中所占比例均小于原语。总体而言,相较于原语,译语句法分界处的静默停顿比例较高,并列词组间与词组内静默停顿的比例较低,这表明电视同传译语减少了让听众感知不自然的词组内停顿,也表明译者在传译时倾向于对原语信息进行整合,同时强化了表达的流利性标准。

6. 讨论与思考

根据媒体满足模式(Rosengren *et al.* 1985),听众对媒体及其替代品有期望,听众寻求满足期望的过程会影响其媒体消费行为,最终感受到是否获得满足。观众收看电视直播同传,是一种消费行为。口译是一种以译员为中介的人际交际互动行为,目的是达成跨语言交际沟通(王斌华 2019)。译者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将包括翻译

规范在内的各种规范内化(李德超、邓静 2017)。电视同传译员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观众的期待,而这些标准和要求则逐渐内化为媒体传译的行为规范。以本研究语料为例,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同传中,原演讲声音多以背景音的形式存在,观众能够即时检验译语的忠实性,因而对信息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电视直播同传要求音画一致,译员常常需要缩短听译时滞(EVS),这可能会影响译员对信息的整体把控。这些都是本研究语料中修正在非流利类型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潜在原因。媒体的职业标准要求译者强化译语流利性,增强听觉辨识度。语料中填充停顿、非流利性重复、错误启动、短语内静默停顿等直接影响观众阅听感受的口语性特征较少,为这一行为规范的体现。

同声传译的口语性特征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究其根源,涉及认知、语言、文化等多方面,如原语的语速和信息密度、输入质量(口音、噪声、词汇使用等)、语言差异、讲者演讲风格等(Gile 2009),同时与译员的双语能力、言外知识和能力、以及口译策略与技巧的使用相关(Mead 2000, 2002)。译员在有限的时间压力下,受到场景、话题内容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时译语中往往容易出现非流利现象(王家义等 2019)。同声传译的口语性特征是译员认知负荷增大或认知资源竞争的体现。根据认知负荷模型(Gile 2009),同传译员的认知资源需要在听力理解、语言表达、记忆、协调等方面平衡分配。译员认知负荷需求过大或分配不均都可能导致译语的内容或表达质量下降,译语中的非流利和停顿现象为其部分体现。另外,同传过程中有些错误是由语音质量、噪音等外部材料限制导致的,即使在认知资源较为优化分配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材料阈值也会使得认知资源处于竞争状态(高彬 2014)。译者认知资源的限制常常有悖于译员的行为规范,因此,同传译者要在翻译规范与认知资源之间权衡决策(Shlesinger 1999)。电视直播译员进行高负荷在线信息加工的同时,及时调整控制非流利口语性特征,才能确保流畅的译语和高质量的产出,这也是译员职业能力的体现。

7. 教学启示

在口译教育日益精英化与大众化的背景下(刘和平、雷中华 2017),深入了解不同类型口译的特征和需求,对于口译职业化和口译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以上对电视同传译语口语性特征的分析,对专业化口译人才培养有重要启示:

首先,要深入了解不同类型口译的特殊要求,明确口译专业化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并完善相应的评价标准。就媒体传译而言,听众群体庞大、对声音和语言表达要求较高,以交际性功能为主,其对信息处理的要求有别于标准会议口译。本研究发现,电视同传译语产出中修正现象的频率远低于过往会议口译研究语料的修正频率,其他非

流利类型的频率也很低。在口译培训中应加强译员对译语表达,尤其是非流利口语性特征的监控,强化流利性标准。因此,口译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须相应调整,以顺应口译市场和专业化人才培养的需要。

其次,在口译教学中应针对不同类型口译的要求,合理调整训练重点、优化课程设置。现有口译教学多关注常规主题知识的积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媒体译员在工作中常需兼任部分主播或编译的工作,同时需恰当处理敏感内容、需要时适当解说等(曲强 2016),这些都要要求译员有良好的前期基础。本研究发现,译员在保证信息传达的同时,通过对静默停顿时长和位置的合理调控,配合了节目音画同步等播出的需要,也满足了媒体观众的期待。口译教学中应强化译员灵活处理专业领域问题的能力,学习及时调整翻译策略,保证译语流畅自然、用语简练。

第三,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强化实战模拟训练。对媒体环境和设备的熟悉、与媒体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都需要通过实战演练习得。可采取多种手段丰富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利用多媒体技术模拟媒体情境,强化模拟练习。多媒体教学设计体现媒体传译特征的同时,应考虑到学习者认知加工机制的特点,可针对所培训口译类型和学习者的认知规律,建立真实语料口译教学语料库,并创造观摩和实习机会,在实践中检验培训效果。

8. 结论

本研究以电视直播同传为例,通过分析职业译员电视直播同传译语的非流利和停顿现象,探讨同声传译的口语性特征、成因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电视同传译语产出非流利现象总体较少,其中修正比例最高,填充停顿次之、重复和错误启动现象较为罕见。译语中静默停顿的时长总体符合原语的韵律特征,其位置多位于合理的句法分界处,词组内停顿和并列词组间静默停顿的比例较原语降低。分析认为,这些口语性特征是译员权衡其认知加工过程和电视同传的特殊要求、满足观众媒体消费期待的结果,符合媒体传译的行为规范,对培养专业化口译人才有重要启示。本研究所选语料为媒体职业译员同传译语,具有代表性,但语料规模较为有限,且只考察了一种语言方向。此外,听译时滞、语调等口语性特征未纳入研究范围。未来更大规模、多种语言对的语料分析应能够进一步充实和证实现有研究发现。

参考文献

[1] Ahrens, B. Prosodic phenomena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onceptual approach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J]. *Interpreting*, 2005 (1): 51-76.

[2] Bakti, M. Speech Disfluenci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R]. *Selected Papers of the CETRA Research Semina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2008. Leuven, 2009:1-18.

[3] Bendazzoli, C., Sandrelli, A. & M. Russo. Disfluencies in simulta-

neous interpreting: A corpus-based analysis[A]. In A. Kruger, K. Wallmach & J. Munday (ed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11: 282-306.

- [4] Cecot, M. Paus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 interpreters' performances[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1(11): 63-85.
- [5] Cheung, A. K. F. Non-native accents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quality perceptions[J]. *Interpreting*, 2013(1): 25-47.
- [6] Duez, D. Silent and non-silent pauses in three speech styles[J]. *Language and Speech*, 1982(1): 11-28.
- [7] ELAN (Version 5.2) [Computer software]. Nijmege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The Language Archive.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archive.mpi.nl/tla/elan>
- [8] Foster, P., Tonkyn, A. & G. Wigglesworth. Measuring spoken language: A unit for all reasons[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0(3): 354-375.
- [9] Gile, D.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10] Gile, D. Errors, omissions and infelicities in broadcast interpreting: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case study[A]. In C. Alvstad, A. Hild & E. Tiselius (ed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 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201-218.
- [11] Goldman-Eisler, F. Sequential temporal pattern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in speech[J]. *Language and Speech*, 1967(2): 122-132.
- [12] Gósy, M. Disfluencies and self-monitoring[J]. *Govor*, 2007(2): 91-110.
- [13] Katan, D. & F. Straniero-Sergio. Submerged ideologies in media interpreting[A]. In M. C. Pérez (ed.). *Apropos of Ide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on Ideology, Ideolog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 Manchester and Northampton: St. Jerome, 2003: 131-144.
- [14] Kormos, J. Monitoring and self-repair in L2[J]. *Language Learning*, 1999(2): 303-342.
- [15] Kurz, I.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 Expectations of different user groups[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1993(5): 13-21.
- [16] Kurz, I.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Quality in the ears of the user[J]. *Meta*, 2001(2): 394-409.
- [17] Kurz, I. Physiological stress responses during media and conference interpreting[A]. In G. Garzone & M. Viezzi (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195-202.
- [18] Levelt, W. Monitoring and self-repair in speech[J]. *Cognition*, 1983 (1): 41-104.
- [19] Mack, G. Conference interpreters on the air: Live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on Italian television[A]. In Y. Gambier & H. Gottlieb (eds.). *(Multi) Media Translation*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125-132.
- [20] Mack, G. New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for interpretation: The example of television[A]. In G. Garzone & M. Viezzi (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203-213.
- [21] Mead, P. Control of pauses by trainee interpreters in their A and B

- languages[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0; 89-102.
- [22] Mead, P. Exploring hesi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An empirical study[A]. In G. Garzone & M. Viezzi(eds.). *Interpret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73-82.
- [23] Mead, P.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nterpreters' fluency[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5(13): 39-63.
- [24] Moser, P. Expectations of users of conference interpretation[J]. *Interpreting*, 1996(2): 145-178.
- [25] Petite, C. Repair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Quality improvement or simple error correction[A]. In Á. C. Afs, M. F. Sánchez & D. Gile (eds.). *La evaluación de la calidad en interpretación: Investigación*[C].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2003; 61-71.
- [26] Petite, C. Evidence of repair mechanism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orpus-based analysis[J]. *Interpreting*, 2005(1): 27-49.
- [27] Pöchhacker, F. "Clinton speaks German": A case study of live broadcast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In M. Snell-Hornby, Z. Jettmarová & K. Kaindl(ed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ST Congress, Prague 1995*[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207-216.
- [28] Pöchhacker, F. Slips and shift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A]. In J. Tommola(ed.). *Topics in Interpreting Research*[C]. Turku: University of Turku, 1995; 73-90.
- [29] Pöchhacker, F. *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30] Pöchhacker, F. Coping with culture in media interpreting[J]. *Perspectives*, 2007(2): 123-142.
- [31] Pöchhacker, F. Interpreting quality: Glob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A]. In W. Ren(ed.). *Interpre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National Conference and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nterpreting*[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2; 305-318.
- [32] Rosengren, K. E., Wenner, L. A. & P. Philip(eds.). *Media Gratifications Research: Current Perspectives*[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5.
- [33] Straniero-Sergio, F. Norms and quality in media interpreting: The case of Formula One press-conferences[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3(12): 135-174.
- [34] Shlesinger, M. Intonation in the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 of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A]. In S. Lambert & B. Moser-Mercer(eds.). *Bridging the Gap: Empirical Research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25-236.
- [35] Shlesinger, M. Norms, strategies and constraints: How do we tell them apart? [A]. In A. Á. Ivarez Lugrís & A. F. Ocampo(eds.). *Anovar-anosar,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C]. Vigo: Universidade de Vigo, 1999; 65-77.
- [36] Shreve, G. M., Lacruz, I. & E. Angelone. Sight translation and speech disfluency: Performance analysis as a window to cognitive translation process[A]. In C. Alvstad, A. Hild & E. Tiselius(ed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 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93-120.
- [37] Shriberg, E. E. *Preliminaries to a Theory of Speech Disfluencie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 [38] Snelling, D., Martinsen, B., Mizuno, A., Russo, M. C., Strolz, B., Uckmar, M. & C. Wadensjö. On media and court interpreting[A]. In Y. Gambier, D. Gile & C. Taylor(ed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Current Trends in Research*[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87-206.
- [39] Steiner, B. Signs from the void: The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of sign language on television[J]. *Interpreting*, 1998(2): 99-146.
- [40] Tissi, B. Silent pauses and disfluenci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A descriptive analysis[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 2000(10): 103-127.
- [41] Tóth, A. Speech disfluenci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mirror on cognitive processes[J]. *SKASE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011(2): 23-31.
- [42] Wang, Binhua & T. Li. An empirical study of pauses in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J]. *Perspectives*, 2015(1): 124-142.
- [43] 高彬. 口译信息加工模型的构建与研究方法[J]. 外语教学, 2014(6): 110-113.
- [44] 李德超, 邓静. 描写翻译研究之后——对描写理论的反思和展望[J]. 外语论丛, 2017(1): 3-17.
- [45] 刘和平, 雷中华. 对口译职业化+专业化趋势的思考: 挑战与对策[J]. 中国翻译, 2017(4): 77-83.
- [46] 路邈, 孙莹. 汉日电视同传中的“凝缩化”现象[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7(4): 116-123.
- [47] 齐涛云, 杨承淑. 多模态同传语料库的开发与建置——以职业译员英汉双向同传语料库为例[J]. 中国翻译, 2020(3): 126-135.
- [48] 曲强. 电视新闻直播报道中同声传译的应用[J]. 中国翻译, 2016(4): 77-81.
- [49] 王斌华. 口译的交际协调论——兼论“口译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J]. 外语教学, 2019(1): 78-83.
- [50] 王斌华, 古煜奎. 英汉同声传译的变量考察——基于对同一场电视直播的三位职业译员同传的观察研究[J]. 中国翻译, 2014(6): 19-23.
- [51] 王家义, 李德凤, 李丽青. 学习者口译产出中的停顿——一项基于中国大学生口译语料库的研究[J]. 外语教学, 2019(5): 78-83.
- [52] 肖晓燕, 李飞燕. 媒体传译的质量评估[J]. 中国翻译, 2011(2): 68-72.
- [53] 杨承淑, 邓敏君. 老手与新手译员的口译决策过程[J]. 中国翻译, 2011(4): 54-59.
- [54] 杨军. 口语非流利产出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4): 278-284.
- [55] 赵硕. 英汉口译转换过程的鲁棒性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1): 111-114.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香港理工大学研究项目“*Incorporating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Perspectives in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owards a Professional Evaluation Model in Translation Classrooms(88F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宋姝娴,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口译研究、认知翻译研究。

李德超,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副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及翻译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郑荣